

蔣勻田著

中國近代史轉捩點

S 000275



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266
831

S 000275

蔣
勻
田
著

中國近代史轉捩點



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

S9003820

有 所 權 版
印 翻 准 不

中國近代史轉捩點

著 者：蔣

勻

田

出 版 者：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

九龍九龍城書院道九號

承 印 者：友

聯 印 刷 廠

九龍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

發 行 者：友聯書報發行公司

九龍旺角花園街七十三號

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初版

自序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，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，中國幸獲光榮的結束八年血戰，而躍爲世界五強之一。全國人民，無不歡欣鼓舞，共期和平民主建國，以奠定國家於長治久安之基。不幸國共兩黨之鬭爭，日趨激烈，頗有演成全面內戰之可能。其他各在野黨派，及關心國事的社會賢達，面此險兆，均爲之寢饋難安，乃羣起奔走談和，以謀化解國共的爭端。時住延安的中共毛澤東主席，接受當時國民政府蔣介石主席之電邀；又獲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之保證，乃毅然自延安飛抵重慶，迭與蔣主席面商困局。希圖和平合理的解決兩黨之爭，團結全國朝野的智慧與力量，走上民主建國的坦途。商談多日，國共兩黨的爭端，雖未克圓滿協定；但卻促成了政治協商會議之召開，得以集合朝野人士於一堂，共同籌策國是。此一有意義的會議，協商所成之各項定案，雖終因小失大，皆未能付諸實行，然確啓發了中國當時民心的朝向，而演成驚人的動力，寫成中國近代史的新頁。昭然的實事，皆詳於本書各章中，深盼中外的史家，據爲編纂中國近代史的資料。

政協開議前四日，我被任爲聯絡秘書，以爲朝野間聯絡人，因得有機會與各方出席政協的代表接觸。我當時即意識到，此一中國史無前例的協商會議，可能寫成中國歷史的新頁。所以竭力抄謄各項會議之記錄；選剪當時各家報紙所發表有關政協的新聞。同時親與各方接觸的實況；及任何有關之個人的談話，皆盡其可能，連續記下，預爲新史的資料，予以珍重的保存。今已隨身攜帶二十餘年，爲交託此重要史料的責任感，乃將政協所有的重要決議；憲草審議會的各項議程；及最後

協商失敗之原因的記錄，均據實彙編於本書各章中，以爲證明中國近代史轉捩的動因之資料。

憶政治協商會議閉幕之時，各方莫不表現無限的欣慰。終乃事與願違，各項決議，因一席國府委員之爭，未能即行實踐。還都南京以後，外在形勢已變，而政府對勉可緩和爭端的政協各項決議，仍皆漠然置之。不意因國際的風雲，時變境遷，而造成國共兩黨軍事上對峙的僵局，停停打打，日趨嚴重。時美國調停大使馬歇爾將軍，已失信於周恩來，雖親訪周於上海，亦未克請周返寧，重開和談之門。當時美國駐華司徒雷登大使，乃請我面談，懇託即行赴滬，請第三方面復出，合力斡旋，敦勸周恩來先生返寧。周返寧後，由第三方面週旋於國共之間，竭力商談多日，又終歸失敗。所有商談之記錄，都由我整理保存。今皆陸續發表於香港發刊的中華月報，公諸於世，而分成爲本書各重要的章節。

本書共有九章，除第九章總結論未曾發表外，餘皆承中華月報連續發表，幾達兩年之久。左右兩方舊識，閱及拙著者，雖不免成敗毀譽的刺激之感；然均幸有傳言：稱爲據實之論，無可反駁。尤使余捫心自慰者，拙著主要部份發表之時，國共兩方當時參加政協的主要人物，都尙健在。我當然不敢故爲一字之訛。左右兩方的舊交，可說均爲本書之可靠的人證。雖因引致『覺今是而昨非』之恨事，未免置敗者於難堪之境況，散出怨言；然爲保存真實的史料計，我亦不敢輕改一字。惟有靜聽不滿的流言，而歉然置之。拙文連續發表之時，承中外教授讀者，或來函獎讚，或惠予面許，異口同聲，皆稱爲第一手可寶貴的史料，使我心感萬分，特鳴謝意於此。是爲序。

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六日於美國加州柏克萊市

目錄

第一章	中國近代史轉捩點之先兆的政協會議	一
第二章	回憶包括國共兩黨及其他黨派的憲草審議委員會	五三
第三章	回憶政協後和談頓挫的因果	六五
第四章	最後和談失敗的回憶	一〇一
第五章	中國制憲史略與制憲國大的經過	一六五
第六章	在籌備行憲行政院中論辯的回憶	一九五
第七章	一九四八年訪問美國的印象與回憶	二二五
第八章	行憲與修憲的層疊插曲	二五一
第九章	中國近代史轉捩點的總結論	二八七

第一章

中國近代史轉捩點之先兆的政協會議

——記述政治協商會議經過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，日本宣告失敗，無條件投降。在重慶協助政府，艱苦奮鬥八年的各在野黨人士聚餐慶祝，真是歡天喜地，興奮無比。乃時隔三日，國民政府宣佈對日寬大，不索分文賠償。如此要事，事前未與任何在野黨領袖商議，未免使人驚異。不久又傳國民黨與中共的軍隊到處發生衝突，已演變成嚴重內戰的形勢。更使流血傷亡甫定的民心，爲之恐怖怨憤。幸聞國民政府蔣主席已發三電，邀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來渝，面商和平解決方式。未待毛先生覆允，美國駐中國大使赫爾利即飛往延安，拜晤毛主席。長談之餘，赫爾利大使信誓旦旦的擔保毛先生的安全，獲得許可，於八月二十日同機飛渝。下機後，毛先生曾發表書面談話，聲明來渝目的，在與政府及各黨派領袖商談，謀得建立民主政府及公道社會之方案。當時聞此宣言者，莫不異常欣慰。但毛先生抵渝後，僅與國民黨領袖們多日秘密商談，既未曾與其他在野黨派接觸；也未公開其與國民黨所談何事。

九月二十三日，承中共駐重慶聯絡處主任徐冰先生下訪汪山我所住的地方，互相寒暄之後，徐對我說：「毛主席擬邀請你面談。」於是乃約定次日上午十時，我到毛先生住處拜訪。毛先生訪重慶時，住在張治中將軍的家裏，張當時是國民政府蔣主席的侍從室主任，所以我內心感覺奇怪。直到一九四九年春，張以當時國防部長的身份，主張言和，先到奉化向蔣請示，然後偕邵力子等飛往北京談和，而一去不返，始使我幾年不解的奇怪，爲之冰釋。

次日我如約準時到達張公館，徐先生迎接我至會客室說：「最多五分鐘，毛主席即可回來，請坐稍候。」確是

不多時毛先生即進入客廳，向我道歉說：「很對不起，因到機場向同美的赫爾利大使話別，所以遲回些許。」於是正式談話開始，我首先問他說：「毛先生到渝將二十日，與國民黨領袖們商談的結果如何？」他答覆說：「因對國民黨的承諾，我應保密所談的問題，不能告人，既然蔣先生（指作者）係友黨（指民社黨）的領袖，我應當告訴你多日來與國民黨所談的問題，讓我們共守秘密。商談了近二十日，時間白費，毫無結果，已面臨僵局了。」於是我又問說：「二十日來，談及那些問題？僵在那一點？」他回答說：「我們觸及到兩個問題：一個是軍隊分配的比例問題；一個是我們管理的地區自治問題。現在沒有一個問題得到協議。可說商談已經失敗了。」我於是說：「毛先生，承你示知，你們所商談的問題失敗了，甚可惋惜！可是從人民的眼光看，即使如此商談成功了，那乃真的是失敗。」他問說：「你意何指？」我答說：「第一，假使軍隊的分配比例能得協議，將來中央政府以某種藉口，增加一團憲兵，你是否比例的擴充你的兵力呢？假若你不立即擴充，你將失其比例，假若你隨之而比例的擴充，這將演成國內軍備競爭，取代所謂國際軍備競爭，則人民將如何負此財政的重擔呢？第二，假使你們對於劃分領土管理權，商談成功，如一般傳說：貴黨得以掌有綏遠、熱河、察哈爾等省，並得推派北平、天津兩個副市長。假使中央不同意省有自治權，省主席由人民選舉，一旦中央政府明令調遷綏遠省主席任浙江省主席，綏遠省主席從命乎？抑抗命乎？假使綏遠省主席遵命而行，則貴黨將失去綏遠省的管理權了。倘使綏遠省主席拒絕不從命，其結果則將如何？據鄙見所及，這將是延緩今日之戰爭而已。故從人民眼光看來，是否為大大的失敗呢？」於是毛主席問我說：「你有何建議？」我答覆說：「毛先生，我認為最好確守在飛機場上的書面談話：爭取民主與自由。只有真正的民主政府，始可為人民的福利而努力；而在野黨的安全亦始能有所保障。假使毛先生同國民黨的領袖討論此類問題，應讓其他少數黨領袖參與會談，不宜僅限於貴黨及國民黨，這亦正合毛先生在機場所發表的談話。」他很幽默的答覆說：「希望你的高見能夠實現。」他乃繼之說：「剛才在飛場上，赫爾利大使亦曾向我建議說：『既然實質的問題談不通，最好再從民主政治的原則商談。』假使同國民黨商談此類問題，我們共產黨的代表一定主張邀

請其他黨派參加。」我即讚美說：「假使能採這樣方式共同協商，無論結果如何，將必成爲中國歷史上大的轉捩點，盼望毛先生成功。」

於是我們對於前項重要問題，可說有了一致的看法。毛先生乃另轉其他問題說：「此次來訪重慶，最大的憾事，就是未能見到張君勳先生。我少年時候，即拜讀張先生的大作甚多，所以已經久仰了。張先生多年來不計艱險，爲民主政治奮鬥的精神，亦至令人敬佩。他給我的一封公開信，想你亦必閱過，在那封信裏，他主張要我們將軍隊交給蔣先生（指當時的蔣主席），老實說，沒有我們這幾十萬條破槍，我們固然不能生存，你們也無人理睬。若教我將軍隊交給政府，理猶可說，教我交軍隊於蔣先生個人，更不可解。最近蔣先生會對周恩來同志說：盼告訴潤之（毛先生號），要和，就照這條件和，不然，請他回延安帶兵來打。我異日拜晤蔣先生，當面對他說，現在打，我實打不過你，但我可以對日敵之辦法對你，你佔點綫，我佔面，以鄉村包圍城市。你看交軍隊於個人，能解決問題嗎？老實說：當我們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苦鬪，甫抵延安之時，人只有一萬多，槍只有八千餘。蔣若再派一師兵追擊，則我當時的處境，誠難設想。幸他派張學良、楊虎城率兵圍攻，可說給我們大的幫助。因此演變，乃克逼成對日抗戰，而有今日的勝利。（此段要話，當蔣公介石健在時，經再三思考，未肯錄出，恐給他晚年不能忍受的刺激，而發生其他惡果，現特補出）。不知君勳先生發表那封信時，想到這個問題沒有？我想君勳先生是沒有機會練兵，若有機會練兵，他也必會練兵的。」毛先生說到此點，我即答覆說：「關於君勳先生那封公開信，我在桂林從報紙上閱及後，亦感驚奇。不久沈鈞儒先生自渝赴桂林，在梁漱溟先生辦公室內，亦曾晤談及此，均表示不同的看法。沈先生問我事前知否？我告以事前毫無所聞，不過據我推測，或因新四軍事件，引起大敵當前，兄弟鬩牆的恐懼而出之。至於毛先生說君勳先生若有機會練兵，他也必會練兵的，我想毛先生沒有看到君勳先生在北平創黨時所擬的政綱。我們當時的政綱，載明不收現役軍人爲黨員。爲甚麼有此條規定呢？不是我們不重視現役軍人；而是我們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，是以全民的信心與力量爲基礎，不是單憑武力可以打出來的。我國已受了三十多年翻雲

覆雨慘痛的歷史教訓了！再參證法國一次、二次、三次革命的慘史，更使我們不願以武力為建立民主政治的有效工具，而只有由政黨的組織行動，不計個人犧牲，反對一黨專政，啓發人民對民主制度的認識與信心，漸漸趨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了。」說到此點，我乃問毛先生曰：「剛才你說：『沒有我這幾十萬條破槍，我們固然不能生存，你們也無人理睬。』確係實情。二十三年我就在南京被囚於所謂政治招待所。毛先生，現在你我都是受壓迫的政黨，處境可說大致相同。可是你們尚有槍桿保衛的地區以生存，我們真是飄零可憐，任人宰割。假使有一天我們認為不需要槍桿護衛，可以自由活動，如歐美的民主國家一樣，用自由競選的方式取得政權，毛先生，你願否放棄所有的槍桿呢？」

毛先生很技巧的說：「在未答覆你的問題以前，我先請你答覆我的問題：『你相信或不相信共產黨的政治鬭爭技術，不在任何政黨之下呢？』我即答說：『我確信共產黨的政治鬭爭技術，不在任何政黨之下。』他笑說：『你既相信共產黨的政治鬭爭技術，不在任何政黨之下，則你已答覆你所提的問題一半了。你想，假使我能憑政治鬭爭技術，以取得政權，我為甚麼要負養數十萬大軍的重擔呢？不過還須請你注意一點，軍隊國家化固好，所有特務人員，更須國家化。不然，我們在前頭走，特工人員在後面跟踪，這樣威脅，那我們又如何受得了呢？』毛先生講到特工跟踪時，他即站起，以行動表現，左右轉頭向後看，使在座的人為之驚笑不已。毛先生表演特務跟踪之畢現形態，今日回憶，真使我百感叢生，情難自己，不得不提及之。或可為將來史話傳聞之佐證。

毛先生坐下後，我們互相安慰，共同表示希望中華民族能於八年血戰之後，走上建設成功之路。我最後請問毛先生說：毛先生，你對中國文化的估價如何？他笑說：「你是否疑我想信共產主義，即不懂中國文化呀？我相信我是讀通了中國歷史的人」。我亦笑說：我當然相信毛先生讀通中國歷史，不然，怎能以史話填出沁園春的名詞呢？我乃告辭，偕隨行者三人步出張公館。毛先生與徐冰皆送至門口，並說盼有機會再談。當晚我回抵寓所，深夜靜思，毛先生對特務跟踪，何以如彼表演，形同活現；且告誡我須要注意呢？百思不得其解。政治協商會議後，各黨

商定制憲國大代表名單。中國民主同盟共得一百二十名，君勳先生開列民社黨四十名黨員，擬提名爲代表，囑我與民盟主持此提名業務的章伯鈞先生商議。伯鈞先生閱及名單中所列之某君，指之對我說：此係國民黨指派滲入貴黨的情報人員，不宜列入。而此人即係隨我拜會毛先生三人中之一，使我爲之恍然。可是君勳先生書生報國，念舊情殷，當時不肯信伯鈞先生之言。直到一九六三年秋至六四年夏君勳在香港講學，港大劉伯閱教授乘便代國民黨解釋當年的誤會，向君勳先生說明滲透民社黨特務的密報，乃其被軟禁於重慶汪山四年多的原因，始得君勳先生信其爲真。一九六五年，蔣總統派黃少谷、袁守謙兩先生赴美，遍訪中國留美的學人，商談籌組反共聯盟事，他兩位曾拜訪君勳先生，語及加強兩黨合作問題時，君勳先生指名孫君係國民黨滲透民社黨之特工。遣之來者，應即召之回，以除兩黨合作之故障。我想黃少谷、袁守謙兩先生當能記憶猶新。

那次我與毛先生會談之後，他又留在重慶兩旬，廣續與國民黨領袖們協商，他們兩黨商談的內幕，仍對其他黨派保守機密。所以守密的原因，將於以下周恩來與邵力子兩先生報告中釋明之。可是我們也略有所聞如下：（一）努力於和平建國的方針，以和平、民主、團結、統一爲基礎；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，長期合作，堅決避免內戰，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中國。雙方又同認政治民主化，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，乃和平建國的必要途徑。（二）一致認爲應迅速結束訓政，實行憲政。因此國民政府即應召開政治協商會議，邀請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，協商國是，討論和平建國方案，及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各項問題。

但我們當時對於這些樂觀的傳聞，都未免疑信參半。待毛先生於雙十節前三日離渝返延安之前夕，國民黨在抗建堂舉行盛大的酒會，邀請各黨派人士參加，爲毛先生餞行，嘉賓賢主，歡敘笑語，顯現十分和協的氣氛。當毛先生高呼蔣主席萬歲時，全堂掌聲雷動，無不欣舞異常，使我相信他們兩黨間的協商，定獲良好的結果，證明樂觀的傳聞屬實。及雙十紀要發表，聲明已得互相同意的十一項，更使各方欣然。

毛先生離渝不久，馬歇爾將軍即以杜魯門總統特使的身份，飛到重慶。明言其主要使命，乃調停國共有關軍隊

之爭。行裝甫卸，即建議國民政府，速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，以各黨合議方式，調解國共兩黨直接的衝突。於是國民政府乃宣佈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政治協商會議，可是因國共雙方軍隊的衝突，無法停止，至使政協不能如期召開。又因代表名額之分配於民主同盟者太少，民主同盟內之各黨派分配困難，再三向國民黨主其事者要求增加二名，未獲允許，拖延超過原定會期，仍無法解決。後由周恩來當眾允讓其已得之九名名額中二名予民盟，始克解決。我會向當時負責與我們接洽的國民黨朋友說：你們可以不自減少代表名額，解決此一困難，而終不概允；中共竟能以己所得之名額讓出，以解此困難，自然得人同情。你們如此不變，將如何爭取友黨呢？因馬歇爾之調停，軍事問題解決。政治協商會議得以改期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召開。國民政府蔣主席為該會之惟一主席，主持第二次大會。

蔣主席於當天上午十時步上主席台，宣佈開會，於是秘書長雷震報告出席人數三十六位，張君勱、莫德惠兩代表均有電來云：即可返渝赴會。蔣主席於致開幕詞前聲明：一切軍事問題已經解決，即可頒發停戰命令。引致全堂掌聲雷動，無不為之鼓舞歡欣。蔣主席致詞要點如下：

各位先生：

今日為協商會議之第一次會議，余對各位來臨，極表歡迎，同時，余亦願意說明此次會議之願望。但我國政府之各項政策，已於元旦講詞中詳為說明，現余不欲贅述。此次會議之代表，大部份曾經參加歷次國民參政會。今日足使余回憶參政會之所有成就。該會對於國家之貢獻至多。其重要部份則為擁護國策，抗戰到底。雖則其中會員政見不同，然而始終一致，不屈不撓，協力同心，擁護一貫主張，而使我國奠定堅固基礎。現在我國獲得抗戰的勝利，其力量亦由此而來。雖則抗戰獲勝，不能強於詞語，謂我國任務與其他盟國同等；但吾人不獨要抗戰勝利，且要獲得和平，使全世界和平康樂，消除未來之侵略與軍事衝突。尤其是對於我國方面，前所經過各種困難，而得全國一致抗戰勝利，今則須致力於內部和平、安穩，並繼續進行建設工作。政治協商會議之召開，係廣邀各黨各派代

表及社會賢達共商國是。而今日所商討者，則由戰爭而達和平；更由抗戰而至建國之各項基本大計。反而言之，則如何集中力量與增強力量，開始建國之工作也。我國艱苦抗戰八年，其目的在求鼓勵自強。其死者係爲國犧牲，而生者則經過千辛萬苦之流亡，都爲保全我國之生存，消除阻止建國之障礙，藉使我國有復興建設之機。現在戰爭終了，吾人應即從速致力於建國工作，實行三民主義，此爲全國一致呼求。我國應即成爲統一民主與強盛之國，此亦全世界人士之祈望。職是之故，吾人尤須注意者，則國民大會應如期召開，民主憲政早日實行。同時在國大召開之前，吾人必須剷除對於全國希望統一之破壞份子，消滅違害社會安全之力量。與消除阻滯我國復興建設之實力，從此我國建設力量可能加強，且步驟採取亦能迅速。此則爲我國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之動機，亦即爲其應行之任務也。鑒於過去吾人因生死關頭之掙扎，所有公佈之法令與計劃側重於應付軍事之必需。而今戰爭已矣，吾人之工作措施則基於復興善後與建設爲先。戰時法令多已廢除，或予修正，自此以後，各項政治與社會計劃之措施，儘量依照平時步驟而行。同時各項法令係以完成奠定民主憲政之基。余相信諸位亦有同感。余竭誠希望諸位儘量發表意見，以便政府方面有所考慮與實行，但吾人必具真誠，充份研究國家與社會之情形。際茲轉機之時，吾人之必須避免狹小與混亂，同時避免我國基礎之動搖，如此則吾國憲政政體順利施行，與建國工作進行順利。此次協商會議之諸代表，並非普選之結果，余確悉諸君對國家福利之熱心，及對民主之興趣，諸君能接受渠等（人民）之渴望，或知悉渠等所需要者。國父遺教有云：『人民乃國家之真實基礎』，渠等所需及國家所需必須統一。就余個人意見，當前人民所需者爲安定、救濟、統一，進步及國家繁榮，此項條件改善彼等生活情形，彼等最低需要，即擔保使彼等安居樂業，政府將能盡到滿足人民渴望，救濟人民痛苦之職責，並可保護彼等所有自由。此一切將造成此次協商會議討論之基礎。吾國必實行民主，不僅爲革命之目的，亦爲抗戰之目的。但於國民大會召開前，及憲法實施以前，人民之真實願望不能表示，吾人負擔實甚重大。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，乃本於應盡職責，無自私之考慮，也無其他動機參入。我願乘此時機，供獻下列意見，爲諸君考慮：

第一，余信吾人必須誠懇坦率並制定一民主實習之準則。吾人在此集會，非爲黨派之自私，乃要奠定國家重建之基礎。對某些國內問題及政治看法，吾人誠然有不同觀點，或甚至完全相反之觀點。但吾人必堅信國家基礎，必須穩固，如此，諸君即當坦率，陳述君等之意見，不必含任何意氣。吾人爲期達到一普遍原則，吾人可熱烈辯論，吾人必由互謀、互信而達到合作。消除成見，即可獲得合作及有用之決定。吾人應有勇氣分辨是非，並當有勇氣爲吾人之所當爲。此會議可測驗吾人之民主精神，亦爲民主傳統之開端。吾人希望徹頭徹尾均在互信及和諧空氣中進行，不能有任何遷延與阻碍。

第二，余信吾人必不自私，並要置國家利益於各種利益之前。吾人要保持協商之精神，準備及時讓步。因吾人有一共同目的，即必須置國家利益於一切黨派及私人利益之上。一切黨派利益及私人利益，在國家利益前，均必一律放棄。

第三，余信吾人對於國家之將來，應採取長遠觀察及正確觀念。吾人集會於此，吾人必須永遠無忘三事：在抗戰其間，軍民之英勇犧牲，吾國同胞熱切，希望解除當前之痛苦，吾國過去之悲苦以及將來國運之不安定。是故政治協商會議之目標爲集中吾人每一分之力量，而非分散之；推進統一，而非破壞之；協助並鞏固政府，而非削弱之；清掃建國之途程，推進國家之進步，而非使國家存留於停滯及落後狀態，甚或使之退化。如吾人僅記此數要義，我國即可走上民主建國之大道，並在國際家庭中成爲可尊敬之一員。

各位先生：余對於此會議之結果，深具信心。余感覺如在國民參政會中流佈之合作精神，曾使吾人贏得勝利，即可同樣確信此一會議之結果，必將推進建國之工作，鞏固勝利之成果，並贏取和平。政治協商會議爲全世界輿情所注目，且亦爲中國人民祈求之目標。余自內心深處，希望會議之成功。

蔣主席演詞講完，即步入第一排預定之席位坐下，全堂報以掌聲。繼由中共代表周恩來先生致詞：開始即說：「我們伸出友誼之手，握染有我們同志的血之手，希望協商成功，達到和平建國之路。此項會議，久爲中國人民及

民主人士所企待。今日由蔣主席召集，宣佈開幕，特表慶賀。此會實爲中國政治歷史上之創舉，舉國一致，希望結束訓政，籌備憲政，將於此會議中商定。會議內容，雖爲和平建國方案及國大有關之問題兩項，然此會議在實施憲政以前之過渡時間，實關係整個國家之命運，故全世界皆寄以莫大之希望。中共代表必本誠意，共商國是，努力合作。中國目前現狀，無可諱言，確有不滿人意之處。抗戰勝利後，又不幸導致內戰，使全國人民，世界盟邦皆爲之關心，皆要求迅速結束內戰。故中共代表來渝之後，首先呼籲無條件停止衝突。幸得政府之注意，馬歇爾特使之贊助，及最後蔣主席的遠見及決心，而使內戰得於今日雙方下令停止。贏得全體大鼓掌而下講台。有人問我說：周恩來何必予國民黨以心理刺激，開始即說「伸出友誼之手，握染有同志的血之手」呢？我答說：可能是間接答覆蔣主席的話：「吾人必須剷除對於全國希望統一之破壞份子，消滅違害社會安全之力量」云云。這只是我個人之意測。繼由青年黨代表曾琦，民主同盟代表沈鈞儒及無黨派代表邵從恩等相繼致詞後，即由雷震秘書長報告明日大會於下午三時舉行，以後大會會有代表過半數出席，即可開會。於是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典禮告終。

政協第二次大會按時舉行，首由國民黨代表張岳軍先生報告停止衝突的商談經過說：政府與中共係自去年十月二十六日開始商談，中間曾經停頓。幸於今年一月五日獲得一致之協議，商定三項辦法：（一）停止國內一切軍事衝突，並恢復一切交通。（二）由政府與中共各派代表一人，會同馬歇爾特使組織三人會議。（三）組織軍事考察團。第二階段爲政府、中共與馬歇爾三人會談。共舉行六次會商，根據一月五日雙方同意之辦法，雙方協議，頒發停戰命令及附件等四項文件。現停戰命令已經發佈，將於本月十三日十二時以前全國各地一律實現。關於軍事調處執行部，須補充說明五點如下：（一）停止衝突，恢復交通後，對受降及遣俘可順利完成其任務。（二）設委員三人，美國爲羅賓遜，政府爲鄭介民，中共爲葉劍英。他們明日（一月十三）即飛北平。（三）三委員中，每人皆有表決權。商決之事件，由蔣主席命令發佈之。執行組執行之情形，交各委員分別送呈有關長官。（四）執行組主任爲美國勃羅得上校，督察有關部隊。在必要地點設站及監察小組。（五）執行組存在問題，政府與中共認爲其任務

完成，可隨時通知廢止。此三人會議本互諒互讓之精神，故能順利推行。政府在此談判中，僅提三個問題爲例外：（一）繼續整軍，長江以南整軍，不受停戰辦法限制。（二）接收東北問題。（三）進兵赤峯與多倫兩地，中共則堅決反對，至九日晚未得結果。翌晨，政府作最後讓步，三人會議遂通過全部議案，至感興奮愉快。現應即成立軍事三人小組，商談整編歸併等事，如獲協議，問題才算真正解決。馬歇爾將軍對此甚爲贊許，中共代表對此亦無異議。

周恩來先生代表中共繼之作補充報告說：停戰命令既下，過去之事，無須再事解釋。所要補充者，爲由此商談所得之教訓，即問題如何能解決，如何不能解決。（一）停戰應有條件呢？抑應無條件？第一期因爭論條件，致使問題不能解決。嗣後認爲無條件才能解決，但政府提出之合理條件，亦無不願接受，如整軍，接收東北等。最後一次會談中，政府終於撤回最後一項，不談進兵赤峯與多倫，故會議成功。（二）解決問題，應當機立斷，不讓拖延。此次不幸之事，能迅速解決，係由於全國人民之呼聲。（三）解決方法，必須公開，不能秘密。此爲全國人民之大事，非少數代表所得而私。戰事雖停，但一切停止衝突，恢復交通，仍爲艱巨之工程，故仍待軍事考察團前往考察、指導與監督。周恩來先生對停戰協定所管轄之範圍，說明執行部的四項任務是（一）在全國範圍內，停止一切衝突，自海南島以迄雷公島、滿州與綏遠。海南島封鎖七八年，不僅正規部隊，即游擊隊及民兵等皆須停止衝突。（二）恢復一切交通，首先爲鐵路交通，其次爲郵電等。（三）受降問題，在華北之二十萬日人尚未完全解除武裝。（四）遣俘問題，須經過那些交通綫將敵俘送回日本。受降解決，內戰原因亦可不存在。至於消除內戰之方法，只能用政治方法解決。周最後強調：（一）各黨不同的思想及不同的政見，無法用嚴刑苛法剷除，只有刑事犯，才能依法懲辦。（二）對於軍事考察團寄以甚大希望，盼望公正人士，提出寶貴意見，告知雙方，以謀消滅內戰之方法。（三）關於敵兵之武裝解除，必須限期作到。（四）解散偽軍，必須訂有具體辦法，參加內戰及挑撥內戰者，必須嚴重處理。（五）整軍計劃，關係整個和平建國方案，現眾意趨向之軍隊國家化問題，倘由軍事三人小

組具體商定後，中共必照雙十會談之諾言，切實作到。

當時所謂整軍問題，在欲達成軍隊國家化之目的，不但爲全國人民所注視，亦爲盟國所關懷。故與會人士對張岳軍先生代表國民黨之報告，未提到如何整軍計劃，乃發生疑慮，首由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先生發言說：張岳軍先生未提整個整軍計劃，僅談軍事三人小組會議，不知是否同意中共之意見，或同意在政治協商會議中討論此問題？國民黨另一代表王世杰先生代爲解釋說：一般軍隊一致遵守之原則，將在政治協商會議中討論。對中共軍隊之整編及地區之歸劃。將由軍事三人小組作具體結論。可是當時所有在野黨人士，都認爲必先政治民主化，始有軍隊國家化的希望。所以討論及政協大會議程問題時，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先生即強調：將督促實施雙十會談紀要中之人民自由、黨派合法、限制特務、釋放政治犯等項列於議程中。國民黨代表張厲生、王世杰、邵力子等皆持異議，以當局既已宣佈實施，可不必再談。而梁則堅持謂：去年亦曾宣佈保護人身法令，至今毫無動靜。爲使宣佈之事不至落空，必須督促之。若不實施，協商會議必予以延期，必須看了實施才算。因此確保人民自由問題，而引致政協議程問題之爭執。最後由張東蓀先生建議說：今日議程爲國共會談經過報告，及組織軍事考察團人選問題。至於人民自由權利之實施，由政府在一星期內作報告，再定會商議程。中共代表周恩來及董必武先生則主張會期以事實需要來決定。王雲五先生附和其議，希望兩週內完畢。因會議程序問題無法決定，孫科代主席乃接受張東蓀先生之建議，宣佈今日議程爲報告國共會談經過，及決定軍事考察團人選。以後每日議程，將於會外協商之。

第三次會議，由周恩來與邵力子分別報告，邵力子請周恩來先行報告。周表示謝意後說：國共會談歷史約爲九年，除極短的一個時間外，本人幾全部參加。現抗戰勝利，和平開始，過去之八年，無須重翻舊賬。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，所談之中心問題爲停止內戰，團結抗戰。而今日則爲停止內戰，團結建國。一方面雖感慨萬端，而前後皆能達到目的，亦可告慰於國人。我國家民族經過兩度波折，實屬不幸。過去商談，多偏重於局部，如陝、甘、寧邊區問題，及民主自由權利之要求。局部既不能解決，中共遂於三十三年參政會中，由林祖涵提出聯合政府問題。政